

## 教科書文本與和平教育之論述與實踐讀書會

時間：中華民國一百年五月十三日（週六）

地點：教育學院大樓九樓會議室

導讀人：林郡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後研究）

導讀篇章：

Page, J. (2008). Conservative political ethics and peace education. In J. Page (2008), *Peace education: Exploring ethical and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pp.89-118). Charlotte, NC: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Inc..

### 壹、前言

為方便聽者快速掌握篇章要義，筆者先譯出各節標題如下：

- (一) 「保守主義政治倫理學」復興
- (二) 古典「保守主義政治倫理學」與和平教育
- (三) 後古典「保守主義政治倫理學」與和平教育
- (四) 現代「保守主義政治倫理學<sup>1</sup>」與和平教育
- (五) 小結

由上可知，作者花了不少篇幅引介保守主義學者<sup>2</sup>的主張，事實上，光是這部份便佔二十五頁之多，而從標題看，讀者難免期待各節兼論保守主義的和平教育主張、成就，或起碼，會談到它們與和平教育的關係。這麼想的讀者，恐怕要失望了。作者的重點毋寧是在：保守主義（可以 might）是和平教育的倫理哲學基礎／和平教育可以立基於保守主義<sup>3</sup>，結果是，三節都在強調保守主義是支持和平的，儘管有時要延伸再延伸，才看得出來。綜合以論，本文對專案的啟示有限，但某些論點是值得討論的。因此，在內容拾摘部分，筆者將以簡表略述，而在現代的六位學者中，則擇兩個與和平教育最相關之學者紹述之。

### 貳、內容拾摘與議題討論

作者特別區分學術的（intellectual）保守主義跟政治上流行的（popular）保守主義，吾人以為的保守主義多是後者，所以，一聽到保守主義，便認為它是好戰份子、國家主義者，其實，保守主義的主張恰恰相反，它是反戰愛和平的。下表所列，就是學術的保守主義主張。（最右欄則是議題討論）

<sup>1</sup> 為求簡要，下文將以保守主義稱之。

<sup>2</sup> 古典部分有 Plato (428/427BC-348/347BC)、Aristotle(384BC-322BC)、Christianity (基督教)；後古典則有 Thomas Hobbes (1588-1679)、David Hume(1711-1776)、Edmund Burke (1729-1797)、G. W. F. Hegel (1770-1831)；現代部份納入了 Michael Oakeshott(1902-1990)、Anthony Quinton(1925-2010)、Russell Kirk(1918-1994)、Roger Scruton(1944-)、Rudolph Rummel(1932-)、Kenneth Boulding(1910-1993)。

<sup>3</sup> 作者認為，對這說法，吾人會直覺地反對，但這反對多半源自於對其中心思想的不了解或誤解。

時期	思想家／主張	議題討論
古典時期	Plato 為維持一和諧之社會，統治階級應接受哲學教育。(作者按：可說是某種有限版本的和平教育) Aristotle 正義之戰為必要之惡，為征服而戰則不該。	帝王術也算某種有限版本 (limited version) 的和平教育？ 問題是：誰的正義？而『正義』之師皆說自己「師出有名、伸張正義」。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請見平路、張鐵志社論，如附)
後古典時期	Hobbes 人性本自利，為免全面開戰，最好有一權威政府。和平不只是沒有衝突；透過世界國家建立世界和平或許有可能。 Hume 和平不是計畫，是行為、態度、價值。 Burke 反對法國大革命的暴力手段，認為改變應該是漸進的、透過法制的。	政治版的歌德《浮士德》與魔鬼交易 <sup>4</sup> ？ Yes, peace is much more...but what is peace anyway... 目前仍看不到世界國家，反倒是美國一國獨大，自詡世界警察。 跟 Hume 的經驗主義立場，或說反理性主義立場有關。事實上，幾乎所有的保守主義者皆說，和平不是想，而是做。 Burke 有無視結構不正義 (structural injustice) 之嫌，但作者為他說話。他說，Burke 不是不同情革命前人們的苦難，只是，毀了政府、廢了法，會造成更大的苦難。 果真如此？還是雄辯？
	Hegel	換言之，其情可貴，其行可惡？真有手段逾越目的？

<sup>4</sup>浮士德博士為了尋求生命的意義，在魔鬼靡非斯特的引誘下，以自己的靈魂換得它的幫助，經歷了愛欲、歡樂、痛苦、神遊等各個階段和變化，於生命的最後時刻，在與自然鬥爭中，領悟了人生的目的是為了生活和自由戰鬥。(資料來源：<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A%E5%A3%AB%E5%B7>)

	<p>甚受法國大革命理想的吸引，但厭惡其帶來的「無政府恐怖狀態」。</p> <p>戰爭塑造國家認同，而永久的和平（若有可能）或許讓道德倒退。</p>	<p>此所謂道德，是指愛國心？忽略了人對戰爭的反思，譬如反戰學潮。戰爭之於國家認同，或許是雙面刃，或者，根本無關。</p>
<p>現代</p>	<p>Oakeshott</p> <p>和平不是有理性解法的問題，而是對某種生活方式的承諾。誠如聖雄甘地所言：There is no way to peace, peace is the way。和平的生活方式就是目的。</p> <p>保守主義有一些心向（disposition）：愛已知不愛未知，愛安全不愛風險等等。戰爭充滿了未知、風險，因此，保守主義是反對戰爭的。</p> <p>實行和平之後才有和平教育，正如會煮菜之後才有烹飪書：國家之間、團體之間的合作早已行之多年。</p>	<p>這是宣傳？說教？或許，和平教育應該多一些說之以「理」、誘之以「利」的工夫。</p> <p>換個角度看，國家之間、團體之間的戰爭也有長久歷史。</p>
	<p>Quinton</p> <p>保守主義三原則：傳統主義、有機主義、政治懷疑主義。</p> <p>人們有歸屬於某個社會的需求，這社會為傳統所繫，人們的安足（stability and contentment）來自於社會的安足。</p> <p>變遷不是一種選擇，而是必要之事。但變遷是有秩序的、漸進的變遷，非劇變、巨變（有機體亦即社會是無法承受這些的）。</p> <p>保守主義反對教條主義，對任何主張都懷疑，但也因此，是寬容的、開放的。對和平也是。</p>	<p>傳統一定是良善的？</p> <p>如果彼之安足正是此之不安足的來源，社會怎能安足？保守主義鮮少正面面對「人有差異」這個問題。</p>

## 仇冤相報 文明倒退

### 【平路】

這世界在人權問題上不但沒有向前走，反而逐漸退回……仇冤相報的部落狀態。

現今的美國，甚至倒退回私刑的時代。以反恐之名，設置了類似酷刑集中營的監獄「關達那摩」，還屢屢用施虐的「水刑」（waterboarding）來逼供。這次狙殺賓拉登，美國更公然侵門踏戶，進入別國的國界殺人，把巴基斯坦當做恩怨帶槍私了的大西部。比起當年，二戰後盟國對待納粹戰犯，還不准虐囚，在法治精神之下，舉行了讓戰犯有機會為自己辯護的紐倫堡大審。當年，面對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種族滅絕罪行，都試圖用公開審判的方式求取司法正義，而法庭上對質與判決的過程，某種意義上，安慰了倖存的家屬，也為後世留下珍貴的歷史記錄。

這幾天，賓拉登伏誅後，「海豹部隊」成了英雄化身，在美國，非法取供用的「水刑」竟也敗部復活，輿論中重新取得正當性，被認為是有效的手段，在提供線索上建了大功！賓拉登的死絲毫不值得同情（見圖，美聯社）。令人不安地，則是這次格殺任務中，美國採取與賓拉登相似的處置方式。

這是善惡的對決！一向被認為溫和理性的歐巴馬，公開賓拉登的死訊，語彙中都充滿正邪單挑的調性。歐巴馬說：「在我指揮下」（at my direction），「正義終於伸張」（Justice has been done），而那場宣布賓拉登已伏誅的記者會，潛台詞正是當年賓拉登說過的話：「誰殺害我們的人，我們就殺掉他們的人。」

美國如今表現的，包括賓拉登死後舉國上下的歡騰情緒，與其說是慶幸周遭變成更安全的地方，毋寧說是出自血債血償的快意。事實上，若論以牙還牙，那麼，賓拉登是更高明的煽動家。他說過：「為什麼？你們那一方是無辜民眾，我們這一方就無足掛齒！」他還說過：「為什麼？你們流的血是血，而我們流的血就是水！」而賓拉登的結語是：「我們只是反應你們對我們做的，而誰先開始誰才更應該被責難！」

誰先開始的，確實是糾結的問題。這些年，C I A在美國以外的地方秘密運作，後來為敵的人，原來都是他們自己人。除了賓拉登，巴拿馬的前總統諾瑞加、伊拉克的前總統海珊等等，跟C I A都曾有過複雜的夥伴關係。

九一一之前，在美國，總有開明人士在提醒，C I A幹下的非法事端無以規範，也因為它從頭就是違憲的組織。自從反恐的旗幟高張，美國新設的機構「國土安全部」更開枝散葉，小布希匆匆簽署的反恐法案，讓違反人權的作為也變得於法有據。問題是，一旦在人權標準上棄守，踐踏了程序正義，對所謂敵人就可以私刑索命，與為了目的而不擇手段的恐怖分子，差別究竟在哪裡？

反之，若在程序正義的原則下，譬如說經過引渡，讓賓拉登站上法庭，就有機會讓恐怖主義的受難者家屬經過言語，表達他們親身經歷的痛楚。而經過傳媒，世人將更理解恐怖主義不義的地方；當堂辯論中，也可能讓世人憬悟是什麼樣的敵意思象，帶給雙方無辜平民同樣難以彌補的傷害。

審判曠日廢時，且可能引來示威、引來報復、引來騷亂等等，讓美國面臨尷尬的情狀；相形之下，境外的這場私刑狙殺，過程四十分鐘解決，如同外科手術般迅速而流暢，美國國內一片自我恭賀而其他強權也無異議噤聲的此刻，除了西方與回教國家的仇冤益發難解，回顧二戰後逐漸確立的人權標準，讓人憂心這是整個地球村文明倒退的警兆。

（作者為作家）

## 我們的時代—恐怖主義不對 帝國大反擊沒道理

- 【張鐵志】

有人說他是廿一世紀最大魔頭，他的恐怖主義行動讓數千人喪生。有人說他是廿一世紀的切格瓦拉：他放棄富庶家庭，從事革命，為對抗美國帝國主義，為了伊斯蘭人民。

奧薩瑪賓拉登一九五七年出生於沙烏地阿拉伯的吉達。他的父親生長在葉門農村，靠著營建業致富。十歲時，父親因為飛機墜機過世；他們每個兄弟都繼承萬貫家財。念大學時，賓拉登開始和穆斯林兄弟會接觸，也認識了他的一位精神導師。這位老師的信念是要透過聖戰將穆斯林世界統一起來，建立一個單一的伊斯蘭國家；而直到伊斯蘭人民可以拿回所有的土地，否則所有穆斯林都有責任進行聖戰。

一九七九年，阿富汗被蘇聯佔領，改變了賓拉登的人生道路。年輕的賓拉登跟隨老師去到阿富汗/巴基斯坦的邊界。幾年下來，他拋棄富家子的生活而成為革命游擊者的故事，和他的充裕資金，逐漸吸引了許多年輕人加入。一九八六年，他開始在阿富汗成立訓練基地。蓋達組織於焉成立。

蓋達組織成為實踐他夢想的孕育力量。他建立了一套綿密的企業網路去獲得武器和金錢，他創造一個個訓練士兵的基地，並且善用媒體科技力量。在九〇年代，賓拉登給予其他組織金錢和訓練，後者則掩護並幫助他的行動。

蘇聯在一九八九年的撤軍，讓賓拉登相信這是穆斯林力量的勝利，他們並且發現「只在阿富汗鬥爭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全方面地對抗共產主義和西方壓迫。」一九九〇年伊拉克侵略科威特，是另一個轉捩點。他願提供沙烏地阿拉伯他在阿富汗訓練的戰士來保衛他們。但沒想到，阿國竟然邀請他的敵人——美國——來捍衛沙烏地阿拉伯。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在葉門的一家旅館發生爆炸案，因為原本有美國軍隊在此停留。一般相信，這是賓拉登的首次恐怖攻擊。一九九四年，賓拉登在蘇丹建立新的訓練基地，但在沙烏地阿拉伯和美國壓力下，他被蘇丹趕走，因此又回到阿富汗，並與塔里班領袖結盟。一九九六年八月，他發表了一個宣言：「穆斯林人民心中燃燒著對美國的強大憤怒。美國在

波灣的存在激怒了這裡的人民，刺激他們的情感與尊嚴，並迫使他們起來武裝對抗土地上的侵略者。」

他在一九九七年接受 CNN 採訪時說：「美國想要佔據我們的國家，偷竊我們的資源，強行統治我們並且要我們同意這一切。只要我們拒絕這些，就說我們是恐怖主義者」然「無論我們往哪裡看，我們發現美國才是真正恐怖主義和犯罪的領袖。」他並主張殺掉美國人乃是所有穆斯林的責任。一九九九年，美國宣佈蓋達組織是國際恐怖組織。

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兩架飛機自殺性地撞上紐約世貿大樓。舊世界秩序崩解了。九一一後一段時間，許多以蓋達為名的組織在全球進行恐怖主義行動：不論是峇里島的觀光區、西班牙的火車或是伊拉克的美國部隊。

在十年的躲藏之後，二〇一一年五月一日，賓拉登在阿富汗山區被美國擊斃。

歷史的諷刺是，賓拉登對美國的攻擊行動原本的終極目的是要驅逐伊斯蘭世界中一切的非教徒，但卻引發了美國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讓更多美國人侵入伊斯蘭土地。

當然這些復仇行動都是不正義的，恐怖主義是不能被原諒的。美國著名公共知識分子蘇珊桑塔格說，「那些發動九月十一日這場屠殺的人試圖達到的，不是糾正對巴勒斯坦人民犯下的錯誤，或消除穆斯林世界大部分地區的人民的痛苦。」「恐怖分子披著合法的委屈的外衣……糾正這些錯誤不是他們的目的-而只是他們無恥的藉口。」

美國的「帝國大反擊」也當然是不正義的，甚至擊斃賓拉登也在國際法上深受爭議。尤其是，死了一個賓拉登又如何呢？美國人復仇了，世界和平就來臨了嗎？

如果美國依然要遂行政經力量來塑造世界秩序，那麼賓拉登的死亡可能真的如同切格瓦拉，在死後比生前召喚出更多年輕人，投入下一場悲哀的聖戰。（作者為專欄作家）